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一十五

明後學吳興蔡善繼伯達甫校

書

上運使王殿院書

某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運使殿院執事某嘗讀書  
識其語曰克明峻德又曰后非賢罔又是知君人者  
用賢如左右手也又聞仲尼攝魯相喜見於色曰吾  
喜斯民之得吾也伊尹居畝畝湯三聘之然後幡然  
曰曷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斯民爲堯舜之民歟又



知聖賢求道不爲己吝明白疏暢翼時君之政化剔  
愚民之耳目盡力而後已也又聞周公待白屋之士  
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又知職設滋多無有巨細  
必在賢者是雖有聖賢之材處崇高之位一良木不  
能成林藪一龍駒不能備驂服廣求其合同聲呼報  
以成厥功夫如是則君臣相須之道一不可去明矣  
中古之世諸侯有地以自保繼承不息治而反亂乎  
耳嬴秦一天下而爲家罷侯置守賦征畢入王帑漢  
晉而下悉案前武故至于今方地百里爲之三百里

之民賦稅徭役之輕重訴訟爭競之是非咸得決之  
於尹數尹之地爲之牧以盡統其屬尹之政彼有所  
失及其事之大者皆決之於牧是牧之政亦已重矣  
然慮乎提封廣而負吏多牧尹時有弗明天高靡聞  
日不陳於上前奈何盤窵憤於人人之臆於是條天  
下之郡分命使以按察之牧尹之政有所得失執事  
之務有所廢興人民之情有所曲直使皆得振舉而  
與奪之則是使之寄又愈重也使之命難於任人者  
必矣七閩之地南遠宮庭三千餘里邊江海而圍山



隄土地磽确所居之地家戶聯密有欲耕而無尺土者有畜積踰年卽爲陶朱猗頓之富者何哉昔者僭王相繼竟取良民膏腴之田以入浮屠氏國朝以來因而不改故學浮屠者絕無徭役第食不乏而衣有餘耳人惡焦苦而竟樂爲之版籍何處不因而戒之乎矧又牒訴倥偬與民爭利故財屢屈而人愈貧也加以建安之郡延平之壤或收羅茗苻或筦榷酤齊福唐南直數州煮浪以鹹鹺國家念邊儲鉅費是三郡之民歲輸鏹以稅

其身窮民妻孥無營不能緘口待絕所謂利悉入公之三者出於已者薄而獲於人者豐雖焦手於猛火殘肌於白刃必冒熱當鋒而進故強宗右族力於兼併游手惰農因之以流蕩然後丹筆不及乾郵牒不及息者由來尚矣必使當其人則列郡有準繩下民知教勸於是寬猛得中物遂其所今執事銜天子命而來七閩之人素仰執事德望威名莫不謂執事可  
以目注口授春和秋肅不俟期月而罔有不利也某竊謂俾列郡有準繩人民知教勸寬猛得中物遂其



所在今日矣然封圻僻在軒車罕至之地萌庶之細  
微者不得自振又宜擇屬吏而委任之屬吏既多則  
真偽得無相蒙哉有昏鈍而柔懦若能仁者有貪墨  
而諂媚若能恭者有簡傲而惡倔若能忠者有別白  
而私徇若能斷者有行加乎人而衆毀之者有明智  
而力不足者執事又宜黑白清濁以詳之也進之可  
退之否激昂士流宣贊風美則執事之化無不至屬  
吏之志有所伸某所謂君人者宜用賢賢人宜輔君  
化民又宜求其類之者爲之助亦在茲矣此蓋執事

之所素知而能行者也豈復假某陳熟之言重複而  
陳於執事之前耶然某亦占一數於吏也奈何性鈍  
識鄙不足當吏之賢者必矣然其可念者家世無顯  
榮幼而從學齟齬之歲偶能習詩賦既而孜孜刻志  
臨文自省不陷邪說於師道久廢之世自強不息年  
甫十五再求舉于鄉里皆不利用前歲間携幼弟徒  
步西上艱難困厄僑舉王府偶先多士未幾得就吏  
祿佐幕偏州實貳郡政大之則生殺鞭掠之權小之  
則勾稽簿領之務皆所參畫而職掌之也以某播跡



窮閭心靈局隘當此委任亦以難矣敢不兢戰晝研夕味益其尚短晷其未明勿摻遠探期於有得然後知從政之術無他也必先本諸先聖人之道也憲綱雖密參酌而用之者在乎人拆獄必先本其情幹局必預防其弊正其心以臨下盡其心以率職如是者亦以期年矣然才薄位下固未能振發綱領宣暢王化但求內無媿於心外無怍於人而已其如有所可憂者亦能自料之賦受愚直不能取容於人在已上者有所枉道則咨之在已列者有所固心則評之在

已下者有所干犯則懲之介介而行一無所屈故知獲譽必少而得謗必多也今遇執事使此一方察郡以來將及半載所謂目注口授春和秋肅誠哉吏之不肖者必黜賢者必升政之弛者必張成者必獎列郡畏服不俟一二提振皆以改革勢若建瓴其旣在屬吏之列遇執事明白若是倘或緘其誠而不吐鈞是流而借進則執事以其爲何人哉今雖覩縷於座下亦非有所冀私恩而垂曲庇也所以勤勤者但不知量於吾道也每念周漢之際由其臣之文章事業



使後世知其時之治亂廢興也至於唐室全盛餘三百年今之推其知道能文者數公耳迨於我朝能以文章爲已任提挽黨類獻宏詞於天表挹清醴於筆下煥赫洋溢流于無窮若執事先君子者幾何人哉而位未躋於台輔功不徧於寰區人到于今惜之得非臧孫有後畢萬必大是生執事以翊王道况今天子仁聖遠夷懷柔戈甲生靈紛豐展桑竭地脉政教流行罔知帝力執事豈特享富貴足志氣而已耶亦將有以羽翼明主康濟斯民也某又豈特苟芻豢保妻

孥而已耶亦將有以驅策駑駘黽勉展効也惟吾君克明峻德求賢共乂豈宜晚用執事也執事喜斯民之得吾也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職設無有巨細必在賢者又豈宜不竭衷於吾君而求其類之者同聲呼報以成厥功也執事一朝曳履巖廊恢張先德崇大邦基不取於人則已將取人則在乎熟其學行飽其聲猷然後用之而無疑也某今日爲屬吏是亦親而且邇也可以察而知之也苟不受知於左右則他日之望必踈矣願執事熟思之譬諸立明



堂焉大之為棟梁小之為榑榘榱桷俾其高下各得其所則我朝文物聲名日益乎鬱茂禮樂刑政日益乎修舉惟吾君高出于古之能為君者執事一無屈於古之能為臣者豈不盛歟尚執事不罪其愚箴其過使革之賜之教使遵之長育以成其材使可就用必出於門下也幸甚幸甚干瀆威明不勝媿汗察之憐之在執事而已矣不宣某再拜

答謝景山書

某頓首景山足下憂中辱示新文數十篇其缺八十二字

山好稱 杜筆語於人今而日既師其意又師其辭何患且嗜退之文辭欲誘人同所樂也其謂由道而學文道至焉文亦至焉由文而之道困於道者多矣是故道為文之本文為道之用與其誘人於文孰若誘人於道之先也景山前書主文辭而言故有是云某豈敢鄙文詞哉顧事有先後耳某之為文無能過人其句讀高下時亦類乎古人無足怪也又病景山嗟世人之不知已務以文詞求於有位今而曰吾以文求正於有位於道為無枉古之人重其自進我仕



且困墜求知於人無愧又云有數頃田必歸畊海上  
景山何樂於自進而勇於自退乎是未離乎躁也安  
者易進而難退狷者難進而易退妄與狷君子皆不  
由也君子之於進退唯其道而已矣景山又多取前  
世重人自進爲比苟有異於某之說雖前世重人某  
不從矣其稱仲尼佛肸召而欲往孟子不遇於魯侯  
斯二者何求哉委乎天而待用者也又病景山恤仕  
宦之顛躓今而曰非恤美仕之未得憤意外之橫辱  
斯亦景山未之思歟夫聖人之言吾畏之賢者之規

吾愧之有人加言於我吾置其喜怒而辨其枉直使  
其言蹈乎聖人賢者之說吾畏而且愧焉其言異於  
是吾將憫之豈暇受而爲辱乎小人之辱君子不辱  
也景山取之哉取之哉抑憤之心日益損缺三又云

若使其年四十而卑辱未必能如已之恬然不苟也  
某又復而讀之益悲豈行已之謬歟如景山且不能  
見信尚何望於衆人雖然某無求信於人自信甚明  
身之窮泰不得而知之爲學遠近力窮則已其所自  
信者不却行而利動也今日視前日猶能樂其所是



而恨其所不至使年益加而慮益廣豈肯舍所樂而從所恨哉與景山別久思一相見以道所懷今雖諄諄其詞非求勝于景山蓋陳已之所守抑未知景山以爲非是也誠以爲非是幸亦語焉某不敢憚煩於屢告也不宣某頓首上

再答謝景山書

某啟去年得景山新文心竊喜慕且某與景山遊最舊其有疑者不敢自嘿因而徃告焉景山始未之從又徃告焉今再辱書復說勤辨將有以開發愚陋然

某前者所論罔不盡心景山自取舍之某不能移也於其間取一二事以自辨焉夫辨道莫若言傳言莫若文言言者道之所由而文者言之所存道充乎中造次而言無有不極於文也其道餒焉而其文雖工終亦莫之至也某前書云由道而學文道至焉文亦至焉由文而之道困於道者多矣此所謂學者先於學道而後於學文耳而景山謂六經之道皆由文而後明未聞先由文而失道者景山離前書之意而言固不異其所歸復而從之則通矣景山又云某前所論



書傳示於人恐醇識君子以某爲取友之短售已之  
長而取名也誠得世人人皆醇識君子宜不以是過  
某也且一言之發終莫之禦况爲文詞其傳固宜景  
山示某之書已傳於人也而某之文獨安能止衆人  
之無傳焉夫道至大也至公也以其至大也故學者  
莫能悉其要於是異見偏說興焉君子畏道之不明  
然後是是非非以其至公也君子是是非非咸  
一於至當不得私而讓焉柳子厚於韓退之其友也  
子厚論史事辭意甚嚴張藉於退之師弟子也亦譏

其駁雜子厚與籍豈欲暴其師友之失而自取勝乎  
以道有所明不得私而讓其師友也其書傳于今人  
莫或非之劉歆之於父向也論春秋義率多異同歆  
漢名儒又豈欲前其父乎以道有所明雖其父不得  
私而讓焉其書亦傳於今莫或非之伊尹陳訓戒於  
君太甲教告切深其自稱功德無與爲大伊尹聖人  
之徒又豈欲昭其君之所昧而耀已乎以道有所明  
雖其君不得私而讓焉其書仲尼取之以爲世法無  
有疑也弟子於其師子於其父臣於其君不自嫌於



不讓而辨之惟道故也故其師也父也君也亦惟道之恤聞其不讓而辨之必以爲當然况朋友之切劘規誨理固然矣春秋之法爲親者尊者賢者諱其惡傳曰惡訐以爲直皆謂不暴乎人之隱慝耳若夫論義曲直必章章然大辨以傳於世豈比家人溫寒勞苦語三言務相承取而已哉然景山曾不是慮而謂某售已之長以取名何哉名吾者誰於何而售取名於賢者賢者進人以德不進人以名取名於庸人庸人是名吾哉某不置心於名也且久况期售乎古君子之於人一有賢已從而學焉一有未至從而告焉學焉者欲人之速至也告焉者欲人之速賢也朋友道衰人務自高讀書指古人姓名呶嘍稱慕以不見爲恨使其人同世而處莫肯公其是非而相推先以道義嗚呼欲朋友之義存而道之興也不亦難乎某以是於景山勤而不已自謂於朋友之義爲得而速望於景山者今反過疑於某非敢聞命景山文日益高某之深慮至乎至也不宜某頓首上

上龐端公書



閏四月日具官蔡某謹遣公僕獻書于端公執事間者某取孥江南會執事受詔還臺嘗獲承顏坐隅執事以某閩人又素官于閩與之言老儒茅知至及泉南臨漳莆陽三郡稅丁事頗自嗟邑蓋將歸而爲上言者某竊思自謂執事美實副於大名不爲常俗之爲夫俗吏狃祿食矯聲譽計已之利而忘民之勤苟安三年幸而代歸視舊所蒞之地之民若踵迹之遺豈皇反顧哉使主澤不宣時弊不改職此之由也而執事視三郡之民有失職者少選必念非恤隱之厚

其孰能若是乎及來京師乃知茅君先時朝廷用執事之請以助教官寵之某每以茅君之德宜享東帛之聘亦旣寵已不應復論惟身丁之稅宜有聞而未聞何也豈執事嘗言之而某遠賤不得知之歟將未嘗言之姑有待歟抑亦遂棄之而都不記錄歟其已嘗言而行之也則某不獨慶三郡之民之受大賜而慶本朝力太平而粹王道也其未嘗言之而姑有待也則凡事過久易於因循重於建白今茲惟時其遂棄之而都不記錄也則執事非宜得此望於人矣昔



者五代之季群豪列壤連兵恣欲國用不給故無名之稅與焉民不相聊天祚真主方內一統人人自謂再生歡欣順命無待威震蓋欲去向者之苦而蒙今者之福謂何其三郡之人引領佇望四五十年未之或省意者建議者之不明而吾君吾相未悉聞之耳聞之豈不爲之動心哉南方地狹穀鮮又浮海通商錢散不聚丁男日傭不過四五文身丁之直歲率二百衣食之餘終年不能足之必僦產子不幸而疾歲旱而力不售與掌輸之官弗嚴而有遺失之

願無他營歿焉耳矣力能扶持老弱流冗他郡自非勝策而又名書不減害延乎司里者其哀勞之狀不可盡數先朝時詔書特免江浙諸身丁錢以貫計者五十餘萬斯時七閩有不材使以謂詔書所免者身丁錢耳三郡身丁之輸者手斛也非在免中不能舉而覆奏故先皇帝育物之仁均而有遺豈不恨哉伏念主上聖神慈愛設或一日推烈考之遺仁鞠一方之捐瘠無亦禪大化之萬一乎誠未欲盡免固宜貧民之無田業者與無貨財之爲商賈者分別



淡為之防使貧富判異而人全其生此急務也  
文王為政先於鰥寡孤獨若先免貧民無害於國力  
大封也願執事懇至陳之庶乎必行執事以言用天  
下之所望者本務大體也而某徒言其近者亦跬步  
之發焉伏惟財察不宣某再拜

答王太祝書

七月十五日新授西京留守推官蔡某頓首白太祝  
王君足下前數日幸辱肯臨後二日又惠書累紙何  
意勤眷之厚殊甚如此僕資性椎鈍不識他伎綴文

績學以植厥中雖渾渾乎進而不畫逾久益遠不知  
何時至且成也是下過聽一至吾廬遽以道義滋益  
為謀非欲善之速孰肯為此謀之賢明猶將歛衽避  
席如僕之固陋適邇迴而不敢承是下之賜也然足  
下謂速得話言以詔之無以世曾願我此豈得不自  
辨而已乎商周而上開設庠學以教胄子合考其能  
施于民上故材必育成而賞不虛受也秦漢以還侯  
王世襲其大臣宿政有父任之科有家調之澤咸得  
與政而庠學之設名存實亡非如古者之必計其能



也故右姓子弟出襁抱而享貴爵一日用畢顧學與不學在其志耳乃有自其淪敗不圖樹立嘉美材而辜厚賞誠可嗟憤至於道義砥焉惟能者之所存非有布衣純袴之異而彼輕此重也處約者慮淡意滿者志肆慮淡故能圖樹立志肆故善其淪敗雖常人之情未足爲賢材議然由此而立由此而敗者豈少哉足下家故相旌躬爲善官退託窮約好學樂聞樹立於斯時也有日矣僕何敢置長短于鄙心也窮通不實于中毀譽必至于外而足下惜僕仕宦之未達

而自嘆名譽之不彰此宜僕與足下皆不□得休其心者蓋非我營者吾不能知也如何如何窮居多故不時前謝具舟旦夕東下必造門爲別不宣某頓首白

寄尹師魯書

某頓首上師魯十二兄去年春平涼之役官軍失利師魯時爲經略判官兵事始末宜得其詳若耿傳者忠成而毀尤可哀也初朝廷褒傳以諫議大夫而官其五子於是浮謫興焉謂傳迫諸將進軍以敗行賞



過厚某竊以謂諸將多大官而進退之令宜有所從  
出傳之官微僅爲其部督運糧饋於勢安能制迫諸  
將哉借使與謀於其死也不猶愈於臨危苟免保寵  
自安者乎然談者籍籍徒以私智稱度無所據依莫  
之闢也乃謁告還家造辭參政晁公方以西事爲念  
稱歎沒者之忠節因言耿傳始以書勸諸將勿輕進  
兵擇利而動諸將之議不一遂戰而沒某乃以傳之  
所以死者明白無疑也道中作耿諫議傳報書一通  
寓於歐陽永叔比其歸京師則見者多矣是非或參

焉然某所以云云者非特謂傳之謫抑亦爲忠義唱  
也雖群非無媿况有是焉者耶近聞師魯著辨誣憫  
忠一文其辨誣一篇爲傳發也雖未得其書以觀而  
推迹其名之所謂從可知已或曰師魯與耿傳同事  
西師相得其甚厚不應作文以辨蓋類夫私與者某對  
曰誠而無私君子之志也以媿爲避經經者之爲也  
誠而無私也者不以親疎置於其間惟其公而已矣  
以其相得之厚嫌而避之反乃私也且疎者不知而  
知者不言則死者之志於何而明哉或者遂解師魯



居憂河南時某爲留守從事始識耿君其爲人材智  
勇敢固已推重若夫道義則交漸磨之今者惟義之  
恤而歿焉不避某以是自疚於知耿君之爲未至也  
嗟乎體節殊處適以招毀甚哉世人莫肯樹夫善也  
唐安祿山之亂顏杲卿陷賊支解中橋至死罵不休  
而小說者以杲卿前已向賊旣而悔之就令杲卿始  
向而終悔何爲仇賊之堅如此萬萬無是杲卿忠烈  
貫於幽明而垂之無窮而好事者忍加誣之亦何種  
人也觀古人之遭誣常爲之痛憤以親識其人而審  
其故得不爲之動心也頃見師魯爲耿君作其先君  
墓銘其祖蓋亦歿國者今錄其傳以往願增補之并  
辨誣篇還以爲貺幸甚幸甚不宣某再拜

答趙內翰書

某再拜叔平內翰七丈足下伏蒙示下衆薦黃晞奏  
草晞聞人與之遊甚久以書自喜不苟於人誠高世  
懷道之士足下薦之于朝庶乎盛時無有遺才足下  
之存心不特爲晞發也然其奏曰石介在國子監時  
請晞表率生徒晞以介詐善不直爲事非是遂拒之



弗往乃晞之先見知人識慮高遠也某以謂斥介而引晞意所未喻介好論議當時人物故衆毀叢至原其所以爲心欲君側無奸邪人人爲忠孝百姓無疾苦教化明白信周公孔子之言謂太平可立致而不度世務行之難易此介之所以修誠立節之大略也所抵牾者長竦黨輩耳一旦介去朝佞人巧僞百端構造謗毀必欲赤其族然後快意賴天子聖明辨是非故介久而自白嗟乎謂介詐善何也夫詐善者將圖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免寒餓而死幾斲棺子孫

流離詐善者固如是耶守已見信道而不顧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歿且數百年孔子稱之其論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歿者也其亦有待於後世乎昔介之存某以同年進士兄事而友之自介之亡未見有如介之自信者介復生當師事之不敢以苟容無所自立爲責况敢毀之晞避介聘爲學正不肯爲介下耳此特小小者豈足爲晞高識遠慮哉足下與介疎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聞足下語論衆所瞻望詎可雷同今毀介之人滿朝使其箝口固不爲少離開



口明介介豈遂明然賣友以合驩此某所不爲而足下所見知之者也近爲寒氣薄中日再食粥者久奉教不知疲憊感歎顛倒不宜某再拜

上集賢相公書

十二月十七日某再拜上書集賢相公閣下伏自閣下入總台衡天下慰慶况素辱公知遇者然不得奏記左右以導懇懇蓋私門多故以至是耳公之爲相伏計進說以助聰明者不可勝計高論者不可爲爲之無成卑論者不可用用之敗名惟是二者稱量世

務因事有作正當今之急要者伏惟留意某自六月去都至南京遽喪長子尋以妻室病患道路就醫處處留滯至衢州比又喪亡半年之間再罹凶苦生意幾盡上顧慈親年餘八十強安神情以悅老者昨自開封府以母老得請便郡經歲猶未到官某有所慮者恐朝廷因有差除而明公不遺姓名或有移易某母親年高矣鄉土去京四五百千里侍親而行則不可委親而行又不可設有一旦之命適足以趣某退隱也又念食祿理無自由思欲歸休以奉晨夕生平不



能爲生無田可畊仰俸自給以供其旨捨官而養遂  
爲窮人儻台造爲之守郡便安而不移則重賜矣設  
或聖人尚記犬馬而公以此開說當亦可解下誠區  
區幸冀財悉不宣某再拜

修太平驛堂貽鄉人書

太平驛當吾里中南走泉漳廣粵里人之仕宦者還  
家與之官莫不稅此然舍館卑陋牆墮木腐相因補  
治數十百年某初爲漳州從事慶曆中以諫官商度  
鹽利尋知福州遷轉運使及自泉移福往來數四唯

是鄉邦父師者德率相過從堂房之隘不可以少留  
前無廳事不可以修集會之禮今年知縣事大理評  
事許君杭乃新廳事而堂室仍故蓋調民而作有簡  
書之畏某謂鄉人之已仕與業文學而未仕者相與  
完之異日往還使其中可以休息其外可以延賓親  
其庭可以陳旌戟而鳴鼓角斯亦吾里中之佳事幸  
留意焉至和二年六月十八日樞密直學士起居舍  
人新授知福州軍州事蔡某書

答歐陽永叔書



某啟蒙書以集古錄序見託書之於后集古之勤且  
十八載而得千卷并包夷夏數千里行歷周秦漢魏  
以來數千百年賢聖功業賊亂事迹往往史傳之外  
證明僞謬其於所得之多雖勞有益豈特比於犀珠  
金玉世人之所以欲者以永叔之文章與所趣尚舉而  
行之極於不戢豈假書字之工而後傳哉然古之碑  
銘植表亦有以書而傳者觀其人莫不勤苦畢世乃  
成其稅某之所能特淺淺者爾鄉者得侍陛下清光  
時有天旨令寫御撰碑文宮寺題榜世之人豈遽知  
書特以上之使令至有勳德之家干請朝廷出勅令  
書其謂近世書寫碑誌例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  
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利其可乎力辭乃  
已其非以書自名而取高誠以不相知者以利見臨  
也蓋辭其可辭其不可辭者不辭也如公之文與所  
尚誠得附名篇末以永其傳茲其幸也其敢辭焉不  
宣再拜

寄歐陽永叔書

月日孤子蔡某泣血言其罪惡深重不自歿滅延禍



先妣護喪南歸指日待盡猶以葬期尚在中冬所存  
餘喘以哀號于公之門下幸垂聽焉夫喪者託事也  
又欲永其傳焉必有誌銘若得鉅公文之今世榮之  
後世信之是歿者果有傳而生者果可託也母氏孝  
行聞於鄉里約素而嚴諸子其貧而自力仕宦無過  
皆母氏之訓也三十年祿養今其已矣鮮民之生復  
何爲哉適以閣下暫臨近輔居有間日誠能輟一食  
之頃紀其平生以爲哀苦之人罔極之報則恩德莫  
加重矣謹錄行狀一本上呈可否惟命不次某泣血

上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二十五終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二十六

明後學吳興蔡善繼伯達甫校

記

群玉殿曲宴記

嘉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幸天章閣召輔臣近侍出太宗游藝集真宗文集以示之又出瑞物石之類五一日趙二十一日帝二日真君王萬歲三日天下太平石本如拳皆隱起成字四日佛像石一面平有黑理如浮屠像五日軟石狀如界尺可長五六寸特



其兩端而曲之本之類一不知何木長一尺許中分之白質黑文曰大連木竹斷兩節直剖之雙絃屬其上下命曰君臣合歡竹龍鳳卯二龍卯可容三升鳳卯可一升皆中空以黃金飾之爲瓶狀金珠之類四生金山一重七斤十四兩嵌崑崙突有山狀丹砂一重十二斤八兩色黑若鐵間有芙蓉頭七星珠一徑寸之四分有北斗星文旁出輔星皆隆如粟粒裹蹠金三漢武帝詔所制以應祥瑞者凡一十三種旣已移幸寶文閣親書飛白四十餘字遍賜群臣遂宴於

群玉殿是日名香珍耳金鏤綵花皆自中出宣諭以太平無事卿等盡醉乃索鹿頭酒易以大杯丞相韓公得金蕉葉一引空杯上舉醖以屬曰可更飲否又引一杯上喜甚左右顧令盡飲恩意隆厚伏惟陛下臨御天下四十一年宴享之勤未有如群玉曲宴之盛羣臣感激際會咸進詩歌稱咏其事明年正月八日翰林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權三司使臣蔡某謹記

賜御書記



天子卽位之明年建仁宗皇帝別廟於景靈宮三司  
戶部副使張燾脩奉九月三日御篆題榜曰孝嚴之  
殿命燾膳模旣成卽以其本賜之伏惟陛下思慕孝  
烈躬洒宸翰豈特以字畫純厚勢力端勁高出前古  
以爲美觀蓋所以昭示孝誠於外而令臣民瞻諦知  
天子念親之深追遠之謹如此其著靡然而化者也  
燾以職事首荷恩賜雖丘山之冠無以喻其重傳之  
子孫爲盛時之榮遇也三司使給事中蔡某記

新泉記

功不益於世望不悚於物抱美而淵潛者蓋後昌于  
時期大於人而已後得乎昌期得乎大則益世之功  
棟物之望固不加少若新泉者斯之謂耶予頃年求  
薦天都道武陽之西鄙暮邸遠廬時適新夏思以綆  
泉煮茗怡神宅府而所居之民啜漿熟饔日汲溪隅  
之水帶遺而溝洫者有之足滌而面沫者有之則羸  
之綆泉之發莫有所愜焉循後而下巨石盤互有罅  
然中斷者平沙之間泉竇如流縷潤數咫若披而决  
焉若培而浚焉激乎渾然止乎窪然甘出天味清鑿



人骨焚葭植鼎且償昔意既而莫知其爲瓦礫之遂  
堙乎爲罌缶之給用乎五年于今矣不意解官就道  
迹追舊賞所謂新泉者礮石以環植宇以遊居者行  
者且引且酌德哉泉乎獨曰惟其時乎則日遷稔革  
孰泉之顧獨曰惟其人乎則氷瑩玉澈孰泉之有泉  
莫克明予得肆辨間使弗披而决弗培而浚誠有甘  
出天味清鑒人骨茲焉之美適以下滋蟄蚓之壤上  
沃棲鳧之莽豈復居者行者且引且酌之爲利哉且  
夫崑天之幹惟工之斧剗玉之鋒惟工之砥物莫不  
然斯亦固然予倡厥初是爲新泉記云

遊徑山記

記徑山之遊臨安縣之北鄙直四十里有徑山在焉  
山有佛祠號曰承天祠有碑籀述載本初唐崔元翰  
之文歸登書之石今傳於時云始至山之陽東西之  
徑二登自其西壁絕襟繞轎行少休松檜交錯盤折  
蒙翳尋丈之間獨聞語聲躋峻嶒披翠蒨盡十里許  
下視來逕青虬蜿蜒搏崑騰霄且及其巔峽束洞隱  
幾不容並行已而內括一區平林坦壑四面五峰若



手豎指一峰南絕卓爲巨擘屋蓋高下在掌中矣峰間小井或云故龍湫也龍亡湫在歲率嘗一來雷雨瞑瞠而鄉人祠焉者憧憧然環山多傑木絲杉翠檉千千萬萬若神官蒼士聯幢植葆駢鄰倚徙沉毅而有侍者導流周舍鏘然璆然若鑾行珮趨而中節者由西峰之北數百步砒然鉅石屏張笏立上下左右可再十尺劃而三之若川字隸文曰碣石晶其形甚神並傍巖被谷修竹茂密嘗以契刀刻竹兩節間成景佑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字云爾由東逕而往坎窞

爲池游魚曠空其西逕東折蹴南峰領胆之間平地砥然盈畝而半偃松一本其高丈其蔭四之橫柯上竦如芝孤生松下石泓激泉成沸甘白可愛卽之煮茶凡茶出北苑第品之無上者最難其水而此宜之偃松之南一目千里吳江之濤可挹越岫之桂可塞雲駁靄寒狀類互出若畫蟲蠹斷裂無有邊幅而隱顯之物尚可名指羣山屬聯呈露岡脊矯矯翦翦咸自意氣若小說百端欲聖智之元而不知其下也臨觀久之魁博通幽之思生焉古人有言曰登高能



賦可爲大夫旨乎哉予於斯見之矣曷止大夫之爲也大凡言之天隣地絕山回物靜在處神巧舉可人意雖窮冬閨寂未睹夫春葩之榮薰風之清秋氣之明然取於予者猶在也旣歸無幾何而曩所歷者重鈎複結無一見焉追而言之若覺而言夢使人悄愴而不知其自也同遊者建安黃城君度岳陽朱師德宗哲又君度之姪曰子常子美甥杜沂皆從遊其前與謀而後以事已之者朱宗哲之兄師道希聖杜沂之父叔元君懿揭陽盧幾舉之三人莆陽蔡某一與之善惜乎不及俱也書所經見往貽之人一通掌刻竹兩節間之十字其遊之年月日也

通遠橋記

隋都洛陽負城封地以爲苑圃唐全盛時距城西絕穀水沿兩上陽宮梁其水以通之益修臨幸觀游池館回繞幾百里禁民無得至者自天子在汴河南爲別都悉棄故苑囿地與民耕而爲田復舊梁以達東西道焉穀水發源甚近於其常也特漸車之瀆然北並山阜乘積雨支流之勢湍注益悍雖鉅木叢貫而



力不堪植漂浮判散行者艱濟卽又新之雨輒復壞若是歲或再三焉寶元二年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常山公旣蒞河南視民之所以利與其所以病必興且置之物制事辨罔不修舉其夏穀水敗橋公曰道吾疆而有病涉者孰使然耶吾思懲數勞而圖久利無所事木必代石爲之乃可於是命三班奉職勾當橋道司王懷吉專董其役復以內侍高品監修大內任修已府推李昭逢總其區處考規度商功費謹財用庀工徒罔懈以力始作於八月丁亥迨十月癸

未以旣事告公謂某曰橋抵宮城七里舊以七里爲號今新砭益壯大子其擇所宜稱者名且記之某退而次其道所從來蓋西屬于陝達于秦雍盡關中地方數千里又西南踰襄漢通巴蜀其王官之奔職邦士之修貢傳郵之將命商旅之遷貿若方外羗夷荒忽之域涵澤而內附凡東交京師以往來者車蓄輦負蹄輓相軋莫不出此遠哉其爲利乎請以通遠名之古諸侯國咸有史官事小大悉存於簡冊魯新作延廡而書之春秋蓋無不錄也後世州郡無以紀事



職其官者有所興治非特識焉則氓昧而不傳焉某  
謹載其實揭石道周異日職方氏訪通遠橋作之所  
始於是乎考十二月二十五日留守推官朝奉郎試  
大理評事蔡某記

導伊水記

伊水出伊陽縣西南山北流至闕塞折東會于洛自  
闕塞治渠醜水行一十八里以貫郡城伊瀕大山屬  
連數百里其生植深遠無窮多材木林竹薪蒸橡栗  
之饒歲取之設方術以載浮伊而下循渠引行萃于

城申物衆售平人用賴焉其後渠廢水涸昔之可浮  
而至者悉載且負久之莫或復也寶元元年今振武  
軍節度使知延州范公以資政殿學士吏部侍郎居  
守西都首圖伊渠之利乃命知河南縣事尚書虞部  
員外郎王益恭右侍禁皇城巡檢李昭慶迹視其故  
計費度功以三班供職監竹木務劉信河南主簿歐  
陽昱總庀工徒秋九月二十七日始作冬十一月十  
六日役休納石竹落以障大川更起隄防壅其來勢  
及城且五里洛渠橫前不得絕其流而度編木爲槽



承以石趾架而通之向之載負者復捨陸而浮矣官  
 寺民舍徃徃支取其饒溉注園池碾磴為利滋博其  
 年公持節守邊明年以書語某俾述渠以遺後人庶  
 完治勿壞某竊謂近世官守亟更易無常處所臨之  
 郡官稱姓名適在人耳目則又罷去雖良吏勢不能  
 施發德惠積染風俗之久而必從三年而遷視其地  
 與民置之若遺迹非志於民者孰去而思之耶公方  
 專制羗虜蚤夜設方略審機勢以攻取決勝為事今  
 乃勤勤洛人之利而不忘可謂志於民者矣二年十

二月日留守推官朝奉郎試大理事蔡某記

白波發運使廳壁記

唐開元中裴耀卿建言瀕河設倉廩治舟以漕湘衡  
 吳楚淮泗之粟水行數千百里浮鴻溝達河沂渭以  
 食長安用是國富以強其後劉晏修舊制費益損而  
 力益贍號為材能自天子居于大梁南方之饒萃而  
 不西乃取關中地水以東下而三門白波河陰咸設  
 官蒞治發運之職其治白波者增使名而重之金部  
 員外郎陳君既總使職凡邦計之所賴貨財百物遷



徙上下必精思以行之故事無留者因視其所治介於河洛之間南北有高山少室天壇太行群山絕特之美遠近環合登臨而觀之可以娛遊而宴處於是累高以爲臺誅榛以爲圃植宇聯屬互作佳致圖誌記書盈溢几案官事且休日出其下徜徉而自適夫治繁而簡者其中存餘以靜而動者於外無累君處尤劇之務而未始離乎淡漠其爲心也豈不裕哉

謝公堂記

副閣舍人陽夏公天聖中通判府事首議以河南天

子西都學館宜鑒唐故事建名比上京遂請易其號

爲國子監延致舊儒講解經術以教學者公雅以文

重於時又躬與諸生立程準評辭章每更品目聲聞

輒隨而上下咸益奮厲業成而登仕者比舊加衆自

公捐世諸生日相視嗟戚皆曰孰從而求導予者旣

又曰逝者不作而思者無窮昔後魏劉道斌治常農

修建學校郡人追繪其像於孔子祠唐楊瑒爲國子

祭酒其徒卽而立頌稱載休德今或圖公像於學以

厭群慕不爲無所則乃疏其說於府而遂圖之以時



禮焉公氣和志直內外脩明文章謹於法度敘史體  
連制命尤爲溪約典重臨事通敏雖衆所難能論致  
公前立斷可不可已而皆宜設於政治依放物情  
裁以教義所至令順而民懷樂推進人善器其所存  
不强其力所不逮士無賢愚一造門下滿意而歸議  
者以公材全而德威使且貴顯必需然大施嗚呼享  
年之薄天下所以重爲之哀悼况洛之士民親就而  
薰者於是舉也宜矣公諱絳字希溪以寶元二年十  
一月終于鄧州春秋四十六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留守推官朝奉郎試大理評事蔡某記

安州孝感縣井記

□陽君□□始作安州雲夢尉自以事辨治如何豈  
□官□□爲□□乃厲精舉職慶曆元年今資政殿  
大學士□□右丞范公時將其州表君才能移孝感  
孝感之□□飲芻瀆若歲雨潦溢及者罌缶顛道寒  
□□□遠難致君至則令其民曰吾將井以  
□□□者百姓奔譁皆曰能是瘞我病矣相與  
出雇錢陶埴治備以須君爲之相所宜地發之得泉



傳列... 廿美其年夏秋不雨土膏乾燥他水日索而井出愈  
其源來無窮民益異之又相與礪石乞文以識其始  
古有廝陂渠教農種植貨財或功利饒於人而資於  
國者前史書志皆特載而詳言之以法于後以君之  
智力使有能知而用之者盡所謀爲則功利一時名  
氏宜得附書志以顯徒井上銘耶然尉之□□莫得  
自効因井之利而紀之以永其人之思且君後果用  
用是以驗云二年十二月十六日記

臨安海會寺殿記

杭州臨安縣海會寺梁大同中始作號曰竹林及五  
代正明之初吳越王又新之王縣人也少嘗往來里  
中困甚已而跨有全吳名貴地大因私念所從來豈  
非陰有相我者耶且竹林最得山水佳趣因大治之  
益廣前制當是時吳中浮圖居雖百千數無是倫比  
大中祥符間例易天下寺名遂錫今額天禧五年冬  
十月火通夕而墟其徒散去總持僧有明願思惕然  
以興所廢爲已務每說於衆曰吾師之法或貲於塔  
廟福報之來稱其所出今殿適謀始而大家力饒不



能厚施異時名氏不齒篆載反索氣于後人其可乎於是盛仁俊張從實先輸而唱之又從而和之數十百人以圓監元一盛張兼莞度材礮石暨茨階級之役積費三千萬役一十年而後已既成列像其下鼓鐘其中會合邑子而落之墟者復庀而散者還集昔錢王以一國之資基之於前而有明以一已之志繼之於後可謂能且勤矣慶曆三年正月十五日記

福州修廟學記

七閩濱海其地險而壯福州之治尤據其勝勢爲東南一都會其風俗尊嚮儒術唐之支盛間有重人薰漬劇刈日以滋衆然庠校之興前無著者自五代錢吳越王制專甄治分子第以蒞之乃作新宮號爲使學本朝太平興國中轉運使楊公克讓始立孔子廟以奠春秋景祐四年通判謝君微權職郡治遂表建州學仍請賜田五頃以久衆處詔書報下謝適罷去逮范公亢許公宗壽更守此邦參擇曹掾之能者黃中方嶠繼任其事商工度材歷五載而大備公帑之泉計費千萬植宇之楹總數六十中設孔子與其從



高第者十人像又繪六十子及先儒以業傳于世者皆傳之壁曰九經閣以藏舊所賜書曰三禮堂以圖輿服之制祭享之器黌舍齋廬旁翼兩序庖次并飲百用資給今尚書都官員外郎沈公之來入而拜出而歎曰學成空不居無以育賢才而起風化乃與監都太常博士陳君議增美田充所賜數迎舊儒敷解經術又立比業準程群居約束揭爲衆則以候官尉吳及兼總之於是遠近學者靡然從慕初公至精究疾弊繩治強豪人用震輿旣而譬曉士民教之六藝

以是知公推兇楨而培善本威惠並施有所歸賴更口謗道厲戒幼小無或失業咸願刻文于石垂延久後遂相與來請某爲之記已又作詩曰於戲生民角翼者羣上聖有作才治人文執道之申立世之紀厥後迷謬垂離本始躬服儒方偶媿言詞專用于神乃文之疵入齒王官出知法令不失有罪乃政之病然於當時咸著能名使二者失由學弗明學斯謂何忠義悌孝政斯謂何禮讓風教譬如大鼎量入于鍾龠石百數罔不兼容在學於政先其大者言詞法令進



脩之假唯州有學邦君實謀驅汝閩民來處來遊象  
圖嚴嚴記書整整衣冠肅雍室廬闕靜敦爲人父敕  
戒而子往焉問聞弗往攸耻孰爲人師啟率其徒開  
陳統要罷詘巧誣墜舉廢興屬於繼承益完勿圯惟  
賢者能

葛氏草堂記

葛君公綽卽其居之東園植竹檜菓花幾萬本又因  
其高下以爲丘池疏渠行水於其間冠丘以亭跨池  
以梁作堂其中可以安處而遊息焉予嘗過之公綽

指而謂予曰宅於山雖有嵒壑靚淡之趣然與人遠  
欲從賢豪遊不可得也至於都城雖與人近然俗塵  
時溷人意欲自清邁不可得也吾不晦於山不迫於  
城堂中儲書數百千帙先生當前子弟群植考經義  
之微咀文章之華如是者吾所以學爲業也若夫花  
飛而草長竹陰而泉鳴蟹魚果蔬俛仰掇拾登臨據  
倚噤歡笑歌此吾所以從賓遊也賓旣休矣垂鳥幽  
幽樹林暝色而烟歸荷芰泛光而月來此吾之所以  
閒燕而自適也若東園之勝吾專有之吾無負於斯



矣予謂之曰子之兄子雅君而下皆以文藝中科處  
官四方子之詞業日益新又將仕矣然則所謂東園  
者始與仕而老歸者爲謀子安能專有之而且不負  
也皇祐四年二月日記

杭州新作雙門記

杭州二浙爲大州提支郡數十而道通四方海外諸  
國物貨叢居行商往來俗用不一自錢氏專有吳越  
治兵蓄財口爲戰守政出臨時朝廷除刺史以來蓋  
八十年其風流治迹有足稱者要之起廢弊變繇習

斯亦難已至和元年資政殿學士給事中孫公自樞  
密副使來撫是邦六月署事曰此吾故鄉也敢易治  
之塵里之稅歲靡中產餘二十家爲之籍其地而出  
其資市賈謾欺取予不均爲之正量行而一之富黠  
倚強蝕貧誅利爲之索其黨而逐之盜俠閉藏出沒  
無常爲之根株而去之俗尚浮屠歸施無節嚴以約  
束婦人女子繫廉其行寵以衣珥高年舊德或復諏  
訪數月之間所部遠近莫不竦動迎向公訓公知衆  
之已悅也隨所譬諭勉之於善秋八月語其僚曰諸



侯臺門以高爲貴蓋以尊天子所命而示等威也昔  
錢氏於山阜爲治所而雙門置縣木錮金鐵用爲敵  
備今方內統平吾爲守臣於以遵化而流澤每大號  
令從官屬陳兵校會州之士民卽門首張次班列而  
布宣之門地而地狹又非禮制豈所以重方面之體  
乎吾將易而新之卽以其說謀之轉運使資以羨錢  
又詢之於民良家大姓願以力助於是商其用而裁  
取之凡金埴竹木之材必可其直墜陶蓋梓之功必  
當其備十一月甲戌興作明年五月訖工十有五日

壬申合樂燕飲以落之至於下邑旁郡携扶老穉闖  
溢郭郭相與觀聽指是巍然者曰上之命令由是而  
出下之情僞由是而入一有不誠重爲門羞吾屬戒  
焉是年某出刺清源州人遮余而言曰我公之爲治  
固有聞於執事矣始者革弊屏惡人畏其明已而拊  
養鰥嫠教勅子弟及其治成并市童兒不收落錢田  
豐海熟人得其職公作雙門我實與之公歸有時我  
思無窮願爲紀所作之始而刻之石庶幾傳之子孫  
益遠不忘初公定邕廣大寇還請蒞杭上以其能讓



而不伐中道召居宥密未幾以直議不能與衆合遂  
伸前請至則勵精夙夜決事不以宴息自處其忠義  
進退之節與所施爲若千里之績固不足書然州人  
過予再三稱頌懃懃不書無以慰其志九月二十日  
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新授知泉州軍州事莆陽蔡  
某記

### 亳州永城縣廟學記

孔子之門人顏淵最爲高第其稱之曰有顏回者好  
學不遷怒不貳過昔之所以教人與其所以爲學者

類斯道爾孔子沒其言傳於後而學者繇其言以之  
道顧有不至者非道之遠蓋利汨之也戰國以材智  
相傾士以儒文其身而挾其私術趨時嚮利獨孟軻  
荀况顓其所守而不屈於當時漢以明經射策六經  
之徒自名其家顓務師說是非或戾於大中然決大  
事尚傳經以正其義故其治迹文質有可觀者由漢  
以來曲褒孔子至列王爵而廟郡縣奠其春秋用尊  
大其道以勸民學而取士之路以配詞爲進士以數  
字爲明經中其選者相躡爲公相顯榮天下天下承



流其徒以千萬數至不可勝計其師弟子皆以仕進之具相從幸如博奕苟入科則祿仕或以孔子之教人者倡於其徒則爲龜師以顏子之所謂學者學之於人則爲窮人數百年間雖大賢功業班班見於史載而其風化之美不臻於三代之隆蓋其源流異也亳州永城縣孔子廟居城西隅庫陋不完皇祐四年大理評事杜君誼知縣事杜君以孝行聞而治民有誠信以調均賦徭辨曲直剔奸弊興美利斯材吏之易能孰若教明以善道而使漬於仁義乎明年出奉

泉遷廟於東南直汴之陽作文宣王及交國公而下十人像邊蓋之數率據典禮又於廟設學舍數十區將以教育人材於是縣人之爲學者各以其力相之冬十一月廟學成杜君錄其本末以來請文謂予居其舍者師若弟子皆知其所以教人以其所以爲學之本勉而求之能以是治其心而立其身所謂進士明經之術者庸有不能哉嗚呼瞻於廟游於學以思其道斯可謂之學矣舍是而言學學斯爲利學其利乎斯下也已



修驛記

興化軍仙遊縣太平驛在唐為風亭館事載皇華今四達記

門有新題而鄉俗猶名其舊蓋所繇來久矣嘉祐元

年始作廳事六月某自泉移福詒書鄉人共完堂室

二年再臨泉州時殿中丞知縣事閻君仲甫來見行

舍曰此吾所治也於是上蓋旁立不完與正者易之

閔廉隘狹掾靡朽缺者去之治材於公民不知勞旬

月而大備使者行部王人乘傳之南者以舍息便安

之美為言予嘉邑大夫能脩其職適事之宜又思自

幸於東歸也與夫鄉里有徘徊之頃實被其利斯可

忘哉因取詒鄉人書兼載所造列之屏著之側昔人

郵亭不修見譏前史唯事毋小乃政之紀五年五月

二十八日莆陽蔡某記

萬安渡石橋記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

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功累趾于淵醜水為四十七道

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

如其長之數而兩之糜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



傳多... 卷七十六 二十  
渡實支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職其事盧  
錫王實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太守  
莆陽蔡某爲之合樂讌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召還京  
道繇是出因紀所作勒于岸左

杭州清暑堂記

京師東南千里入吳越杭於吳爲一都會其地傾而  
屬海又多陂池以故善溼方春夏時梅雨蒸鬱礎靡  
皆汗披織衣覆大厦猶鼻息奄奄不得曠快非有高  
明之居易以禦之於是清暑之堂作焉清暑者負州

廡之左直海門之衝其風遠來灑然薄人日以決事  
佚而忘勞至者莫不悅之或曰昔者召伯將營召以  
居重愛民力暴處遠野廬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百  
姓思之作甘棠之詩以美其事今斯堂也度面勢揭  
崇宇前有江海浩蕩無窮之勝潮濤蚤暮以時上下  
奔騰洶湧蔽映日月雷震鼓駭方輿動搖浮商大舶  
往來聚散乎其中朝霞夕景不續而彩翠旁走群山  
濱山而湖崖濂瀾漫弄包鉅澤巖岫碎砒坡乎江漢  
之上蒼烟白雲少頃萬變茂林香草冬榮不彫此所



以娛君之視聽也及夫夏日此室煩燠方且披軒闥據高涼放蕩於無何翱翔於至極蕭然而自適或賓朋環次鳴管擗瑟醺酒均餌歌呼瞑醉此所以憚君之心意也於民乎何有豈不與昔人廬乎遠野者異哉余謂之曰唯人之情不得其適則慌然余於是堂也愈吾疾亦於是休吾心焉體康志寧然後究民之不至而教之度民之所有而用之去其所不願就其所便安如得其本於爲惠也亦大矣乘其間也燕賓友接和好是亦爲政也且召伯之治或失其平雖木棲露寢民莫之思甘棠之政後世仰而慕之甘棠之芟不可常也遂以其說爲清暑堂記平治三年九月十八日端明殿大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軍州事蔡某撰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二十六終



集賢堂 卷之二十七 八十六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二十七

明後學吳興蔡善繼伯達甫校

序

御書碑序

皇祐五年秋 陛下以真宗皇帝奉神述再刻之碑  
親膳篆額勅臣模寫終篇既成奏御蒙賜臣御書一  
軸臣輒形頌章上述旨義又辱獎詔明年春刊本上  
之特賜臣母仁壽郡太君盧氏冠帔臣歷考故事未  
有列官侍從而宸毫賜字不緣名器而象服及親獨

集賢堂 卷之二十七



臣恩榮前無比例伏惟 陛下性資孝誠覆養萬物  
精通經誼游適藝文矜優高年原本慈惠每觀先帝  
睿文若臨宗廟志容必盡親勒題顏恭記一十九字  
念思勤勤以臣得與翰墨之間揆春秋褒勸之法稽  
虞書謨謀之義神筆飛動妙入無迹敢尚老老推及  
臣親日月之光下燭幽昧蓋繇 陛下根於仁厚而  
形於政事豈愚者之慮所能誦道哉竊念臣出入省  
闈向餘十年其間居言諍觸貴權所以獲全而器使  
之悉賴天聰今茲忝冒重疊莫知所爲謹摸御書及  
錄獎詔鐫著於石臣所獻詩并亦附見傳之四外垂  
之萬世非特徵臣之榮遇抑亦興朝之盛舉也至和  
元年六月二十四日朝奉郎起居舍人知制誥權同  
判吏部流內銓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蔡某謹序  
興化軍仙遊縣登第記序

閩粵自唐歐陽詹始舉進士以文章與時聞人元釐  
名爲世所貴重後有慕詹者旣以是進及五代亦世  
有人焉然文氣愈衰薄無能與詹比者宋興復以文  
辭官人四方學士緬然而起其以名聞南方者鄭成



之其尤者也爲道專一使詹且存或有所推以先之其餘爲名進士歷顯官日益加衆興化軍屬縣三仙遊纔爲中縣然鄉閭右學後生不儒衣冠不得與良子弟齒歲時卽先生舊德以指授經術其爲詞章相與講導鍛成一律進取科第若逢蒙之射而陶朱之賈其失中而莫售者鮮矣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舉天下郡縣無有絕過吾郡縣者甚乎其盛也哉然古之仕也取人後之人也求仕取人者宜而器之行與能前仕而可知也求仕者唯其才與科合則中焉

行與能仕而後知也夫學者豈特屬文辭苟仕宦哉是必先乎已立而後澤於人者也開封掾廖君悉記縣之登第者姓名等級若年月日距今而上斷某年以來碑刻諸石而植于孔子堂之西偏來者得以嗣而書焉余知後之升孔子堂而觀者必擿名交議曰某者之爲人也德與位宜焉或位雖屈而德伸信乎其吉士也又曰某者之爲人也其德不有加而其位過之或繆戾著焉信乎其非吉士也苟非其親與仇善惡必明是其來觀也旣嚮其善者而病其不善者



使之一日載名其上必能思而畏乎後人之指數吾名猶吾昔之指數前人也幸以是而自勉歟廖君絜志尚古又務勉人於善將記以某有鄉里之舊屬之碑序其事某旣道其所以非敢專警於人亦持以自省云

七石序

雪山僧惟正渙然其居淨土之西軒有七石皆因物象而名之其曰麒麟俛趨而遊曰仙鳧渾礴自如曰孤鶴引吭開喙若唳而遠視曰蒼鷹竦翼將擊沉思

而在曰飛泉碧玉瑩徹素練斜落日屏風高丈而半廣又半之曰四面其東當楹竅洞牙葉西南北亦如之渙然極嗜而無厭予嘗與寓觀焉渙然指而語予曰我爲釋氏學沈洋無羈樂此居而留者今僅十年以事入南郡中道思之輒罷歸石乎其亦累我耶然每至其側叩之言不聲而默告之遊不從而止我亦默焉隣而居焉忘彼之石忘已之我兩皆忘焉石乎亦何累於我哉予於是知渙然甚自適也乃臨石而問之曰天巧神知而寓爾形耶其亦槩陶均冶而脫



然耶爾之淪顯將弗然耶其亦莽不知其所以然耶  
名爾以器以物爾其真器且物耶其亦不爲器不爲  
物耶盍爲礎乎以支明堂太廟之楹使長而不危盍  
爲砥乎以礪豪曹鈇鉞之器而使妖回沮屈薦之闕  
乎以序齊民之法寘之梁乎以利艱涉之病剝而研  
乎以修明乎舊則伐而磬乎以登合乎太和瑱而統  
之以翳乎讒構鏃而矢之以矜乎驕諄如是者皆能  
爲之乎不然徒以窪突剝銳喜人之目何也頃之有  
爲去聲石言者曰無何也始謗我以名又詠我以用名

與用亦時遇爾我自守而貴者天質也異夫工者鑄  
磨鑱鑿之爲之也天成之質可不貴乎渙然能詩善  
草書猶是石之貴乎天成也予甚愛其言舊聞華亭  
有畫工年七十餘而筆愈適能致其人圖此見遺亦  
足爲洛中燕居之一適也景祐三年十二月日序

送王勝之西歸序

志於道者其所以進之之心皆然而其所以爲之或  
異者豈明有所蔽歟夫意氣廣大者善遺俗而剛介  
者善仇世下視世俗屑屑委趨勢利作僕奴女子態



狀羞不可近反高佞脫去以矯之徃徃縱肆自亦離道或非之則曰不世人之非而吾非吾豈勢利汨哉雖然其所以自高者乃甚下也茲有人焉其心安於仁而其發適於中宜力於其間以求至之與否迺暇與世之人准輕重而度遠近吾未見乎自處之重也今夫衣帶食飲群於人者無異焉幸而是非好惡之明有以過之有過之之明而不能急歲時以修其性豈不暗於愚者愚者無知莫強其力知者或隳何從而作也予之不明用是說以省予中者久矣於勝之

之行輒進予之自規者因以告之謹序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唐末失御外方將帥臣闕釁輒發籍土地聚貨財招揀慄勇士務刺擊爭鬪以爲強甚者格弛天子法令專逐帥臣益有其衆患日寢長梁朱氏卒乘此勢以取天下其後五十餘年易四姓大率由是廢興武人縮重兵收天下安危大柄在掌握間更世移祀若提持食飯噐東西左右耳於是軍中氣凜然騰在人上躬儒者俛首隱舌不復奮起開說古先王治道而爲



之節制勢久而變理固然也國家既平四方追鑒前  
 失凡持邊議主兵要內宥密而外方鎮多以儒臣為  
 之任武人剗去角牙磨治平聲壯戾妥帖處行伍間不  
 敢元然自校輕重然則今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於  
 儒臣乎獨不知決然自當其所倚重建立經久之制  
 者果誰哉承之以文稱於交遊嘉自樹立茲有西鄙  
 之行思以竭材慮而後愜焉予觀承之之文之言未  
 始離乎忠也使力足而勢大者咸以是而為心唯國  
 之計而微躬之念事固不濟且使世之人知儒者果  
 可以天下安危大柄倚重之也

送張總之溫州司理序

提封千里民堵萬區加其上者獨太守耳守之責無  
 已重乎曰不若理官之重然則使成者不怨刑者甘  
 心遂理官之責可乎曰不奪則責之可也凡縣邑之  
 民事不得其平者則平之於尹尹之不能平及事之  
 大者咸得平之於守守視其事之小者立決之其大  
 者下于理官理官得以考其情而棄之殺之故曰守  
 之責不若理官之重然理官之責甚重而不得其專



官有昏耄柔懦則事蒙而下有偏怒奇憐則舉手左右有狹中矜敖則務乎簡厝日召而前頤指教勅迎合其意則喜違之則怒至有鍛鍊遷就而爲之使寃者不得吐其臆鞠者不得畢其慮故曰不奪則責之可也使能者爲之期止於是不期於奪然每一事之下審獄具文諮于從事謀于監郡以上太守而又質之掌法者若文不比囚不直則移而讞之衆皆可焉班而布之然後乃得已矣若是積三歲而罷歸其勤亦甚矣總之力學脩文行之廉厚復爲理官使主郡者賢明不奪則其責愈重總之宜何如爲心哉夫與鼓瑟者游而言操刀之事則言者之過也總之于行不敢指異事以規謹序

送史炤赴邠州幕序

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載之漢牒最爲警語某竊謂陸生一時之辨非極論也夫將相者文武之事若手足之左右捨一不濟副二乃適豈待乎安危而注意哉必安而後相必危而後將譬諸橫舟中流指山木以爲楫曰不殆者豈謂智乎苟



有不然借今以爲喻國家奄宅大區文昭武震蕃酋  
繼好諸侯順命然而天子貽慮生民蹶財者豈不以  
邊兵乎四方大本在於邊精卒良械遍實陰墟方輸  
里賦徑及天下而四十年間卒老于屯伍械弛于戲  
樂司是者割羊醢酒蓄以驩愛國舉異禮必先計兵  
開府庫委金帛而均施之乃至反脣相稽圍目相視  
較分銖薄厚曰我固當得也將恩而不威兵驕而不  
戢時之深恨近年已來比諸侯愈難其選或取文儒  
加武號而長之大抵尸之謀而正者則爲長利推此  
而度之天下雖安將可忘乎將不可忘則陸生之談  
謬悠也果矣某嘗欲北遊以觀邊事勢不及往而中  
輝受邠諸侯之署今行矣當世之首務四方之大本  
可得而知也於是朝之文士咸作詩以寵其行莆陽  
蔡某文曰送史從事往邠州序

送郭學士序

自某來河南去家遠甚親戚之好無一在河南焉者  
舉河南日與之游者又未嘗有交言之舊焉居常反  
慮自明豈隘乎哉何其與已之少也盍求諸善容者



以質乎某得足下聲名且久今乃見之足下服喪退  
居而老官重德歲時使使謝問交踵門下乘傳東西  
者止道問舍之所之暮夜必見郡之學者持文章以  
就衡尺得輕重長短乃去雖紛紛過前而區處等級  
高下能盡得其心惟蒞官于郡縣者以事諮焉反自  
閉不知愈牢終不開一言別是非隘者質焉其亦有  
志於善容乎且退居閑默非有加人之勢而能使人  
懽欣悚慕之如是使之乘加人之勢曷施而不濟哉  
於是行也某既序之已又繫之以詩云 以文自高  
或病爲吏以吏自嘉或守一器君有文學不鄙吏事  
驅馬在道爰遵其轡今天子明唯知人易必得其位  
而達其志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遠絕不比去聲然出政化行德澤  
使之速致而均被者蓋其所關行有以始而終之者  
也惡乎始宰相以始之惡乎終縣令以終之輔相  
天子施政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止於縣者承其  
上之所施然後周致於其民也近 天子莫如相相



得必賢故能輔其政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無良焉雖政教之美德澤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於民其勢固殊然其相與貫連以爲本末是必動而相濟者也民知其所賴而相休養以樂其生唯令而已令之於民察其土風井閭而別其善惡強弱貧富勤惰寃隱疾苦以條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令之負豈輕也哉令之取令率以歲年不稱其能否是故天下之令有賢有不賢天下之民有幸有不幸必爾盡天下之令無有不賢則盡卜天

下之民亦無有不幸矣子思黃君業儒以才名於時前此爲獄官泄囚必直其情而未嘗以色語威之今之爲縣從可知矣故予序其行旣屬子思以爲令之重而又慶咸陽之民之幸也

送丘賢良序

人有名之曰大匠而不能植棟宇名之曰醫師而不能處藥石名之曰治人陶者而器輒不堅以窳世必斥之曰是不足爲大匠醫師治人陶者蓋冒其名而居之也國家設科以博取天下士其敢言直節者曰



賢良方正學廣智明者曰才識兼茂特傑出倫類者曰茂才異等凡舉是科者必自視已之能足以充其名而無愧故第言入等則天下之美譽咸歸焉苟不塞其名之所謂安知夫世之人不斥其冒哉丘君仲謀學通經史且爲文詞窮暮而休累數千言而豪肆之氣奮若未已將挾是以與賢良士並進固有以當其所取然仲謀誠深思讜議以塞其名之所謂則道義之歸有日矣正月日蒲陽蔡某序

林比部送行詩序

故尚書比部員外林公祥符中自梓州郫縣罷還由大理寺遷與朝班通判蔡州事陞辭之日伏奏以父母垂老得他官不滿意願幸而補臣閩中一便地臣奮罷駑之氣奉法遵職蚤暮侍問恭養以盡子道非徒伸愚臣勤懇之志抑亦廣聖王孝治之體上嘉愍其誠詔改建安郡時著令自蜀還者必再爲縣然後升監郡公以才能爲衆所薦引故特升不與例比將行又以言詞動人主全其孝心於是朝之鉅賢咸作歌詩慶美其事初公入蜀居二年不如葷飲酒日誦



浮屠書祈幸安歸以慰其親愛慕之心豈不至哉公  
諱休復字某居官决治所向無留末年知漳州某適  
爲從事間有關白多所稱獎今年被告還家道出於  
閩嗣子世矩袖所藏詩來謁序述某嘗讀詩至南陔  
白華篇感其孝養之心求其詞以諷詠不可得已而  
得世之詩意謂之似者亦足觀矣以公之力行而作  
詩者咸樂於稱道其嗣子又能追揚先美是皆可書  
也

### 陳殿丞送行詩序

康定元年殿中丞陳君鑄師回通判福州且去京師  
朝之名卿繼作歌詩以重其行師回至官之明年發  
橐中所得七十二篇并奏書屬某序其篇首將刻之  
石而傳於人也夫送遠之作必稱其事而附爲之辭  
師回以文章中甲科間十六年而爲監郡然所治距  
家纔百餘里奉母夫人官舍以伸孝養之志古之人  
有以親故不擇祿而仕者而師回之祿足以充其養  
今之仕者東西南北或千萬里士大夫得便其家者  
得相慶幸而師回又以侍其親然則群公詩之足以



勸夫爲人子者志乎侈大而遠於孝養者不爲空言也若夫閩州之勝域中三山山之下海之潮汐至焉有魚蝦鱸蚌之饒黃柑丹荔之實並山又有竹林泉石曠清雅絕之美可以宴喜而娛遊或雜言之亦詩人之博興也慶曆元年正月三日著作佐郎館閣校勘蔡某序

聖惠方後序

生者天地之德成者聖人之業運化流物隨之不遺生之之理至矣推本興治安而有倫成之之道著矣

是故作天下之美利者其聖人之事乎傳稱神農味百草皇帝錄內經以除民疾其術能死者生而夭者壽以言乎功雖大禹之疏洚水驅龍蛇湯武之用金革戡禍亂特救患於一時孰與無窮之賴乎故曰作天下之美利者皆聖人之事也宋當天命出九州之人於火鼎之中吹之濯之太宗皇帝平一字內極所覆之廣又時其氣息而大蘇之乃設官賞金繒之科購集古今名方與藥石診視之法國醫詮次類分百卷號曰太平聖惠方詔頒州郡傳於吏民然州郡承



之大率嚴管鑰謹曝涼而已吏民莫得與其利焉聞俗左醫右巫疾家依巫作崇而過醫之門十纔二三故醫之傳益少余治州之明年議錄舊所賜書以示於眾郡人何希彭者通方伎之學凡聖惠方有異域瓌奇怪誕難致之物及食金石草木得不成之篇一皆致之酌其便於民用者得方六千九十六希彭謹今上自守為鄉間所信因取其本騰載於版列牙門御名之左右所以導聖王無窮之澤淪究于下又曉人以依巫之謬使之歸經常之道亦刺史之要職也慶曆

六年十二月八日右正言直史館知軍州事蔡某序

姪至夫名字序

先君嘗曰紹上同遠祖父名令改曰力字至夫恭念我祖考之修服善行孝淑諒直聞于鄉黨唯乃父亦克事親以孝事長以悌祇畏惇謹以睦于家清肅嚴毅以濟厥官積學達詞將以有為福不及壽孤負前業悲夫汝今亦成人矣其能乃父之思乎名汝曰力力乎善行字汝曰至至乎善道汝唯不怠是能有所光於前人



送呂秘校序

余嘗思古人力學爲文莫不欲著見於後世然傳者少而磨滅者多非至工之詞至當之語不可以久也豈天嗇乎才何其工且當者鮮耶及觀後世之學者有文病三焉或喜自高賢或過相稱譽或與時遷移有是三病故不至焉豈天嗇哉夫道至遠苟非聖智未有不出近而之者况自病乎喜自高賢則益己之朋不來斯陋矣過相稱譽則怠學者之志斯荒矣與時遷移蓋以利而動者斯下矣呂君是下衷虛而學

博氣清而內脩孰不願進所有以相資矧求之勤乎若某宜資所未至不可爲誇張名譽之說以子之善脩乎身而脩道雖遠斯至矣乎夫惟文愈工而道愈至則其傳也必矣謹序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二十七終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二十八

明後學吳興蔡善繼伯達甫校

牋啓

謝昭文張相公

某幼而從學少長舉進士作詞章日益務奇新與時  
等輩爭聲名當時處之無所愧也數年以來專於聖  
人書更求其意少有得焉儲於心而力於躬其於爲  
文不復奮肆夸麗通乎意則已要之是莫敢有所至  
焉然勇於進而不能自視度其性之與力堪否貿然



冥行而不知止既而翻然省其中昔之處而無愧者  
今也愧日益加矣以愧心之加然後能自信乎有意  
於古者也有意於古則莫能與今盡同也今之學文  
章者或屬聯簡編挾持以趨大人之門祈倡一言得  
名譽加衆人上取顯重於當世及臨政官民則曰吾  
業者文章吏事無吾與也謬不肯省視案牘以自爲  
高俗亦莫之怪而反指其人曰某文章士責以材用  
不爲空也嗚呼所謂文章者豈期爲速進之資耶又  
豈不與民政已耶是必不然是必爲之皆偷者也然

則其尤能於文章愈不宜爲此况某之不能孰敢務  
取名而怠事者哉前居幕下踰一年矣苟非承命及  
因論列事則不敢以文詞妄進於左右日與郡吏口  
語辨是非當否非退休未嘗執書自娛如是非故求  
異於人庶乎其中之愧者鮮矣伏蒙昭文相公不以  
某拙愚爲棄而以某藝文操履言於上者聞命愧良  
莫知止極伏惟相公爲國元老天子所賴官師所則  
四方所瞻誠得天下之賢者布列朝廷條理制作大  
備太平之事某也材薄能細得與士大夫之後以觀



其盛美而作爲詞頌播於遠俗而傳於後世其心亦足樂矣豈敢以區區之身微倖於宰相之門哉是其所樂者思與天下之人同其所樂也

謝知制誥

某啟伏蒙聖恩授前件職者入贊訓辭冒華於天獎旋躋禁近假器於人微賁榮三品之章釐正五花之判乾坤涵覆輪栴登收謬恩莫回覲處爲懼切以聯視北門之草唐循四禁之防典司內史之書周先八枋之重陪正朝之樂酒卮威輅之喜游振職事之經

居中可作集右文之治精選匪輕國家總神轡以馭方濬皇源而圖治震于諸福格乃太和遴延英絢之資輔益聖神之聽處則裁號令之溫麗進則條科指之通行以故書渾渾而繼虞朝穆穆而踰漢自匪國器稱乎高雅士林推乎純淡學善詩經文諧律呂則何以奉行策命之密前望光景之嚴類常揀求奚取叨越如某者結髮平進濫中下藩賴天時明有祿親逮食畫墁者無望於三釜安檣榆者自足於一枝旋給筆於中宸得盈篇於燥吻重以隨牒一官之禡策



名十載之淹狂簡成章僅就小能之技氈毳不舞幾  
貽真賞之羞濫及英游已虞過任進麗牙籤之盛虛  
鳴璫玉之長以至承諫署之缺負預玉闈之記事樸  
邀補過冥煩安勞丐使節以去邦泣父書而銜蓼養  
堂所倚僅求唵喘之餘祥弁亟更還宿編摩之舊茲  
承命召番掌制綸不能追昭文之坦明徒亦伸笥服  
之安煥矧復寧平攷實俊譽比肩皇麟在囿之儀儀  
元鳳覽輝之颯颯遽收材謝淡獎寵多斯蓋伏遇某  
人發澤真誠推轂寒素恤稀遷之末迹慰樂育之深  
仁過私葦袞之袞濡及春天之潤敢不恪修志介最  
濟官成勤磐石之細書勉鈇刀之近用是圖報上無  
玷與人

杭州謝兩府啓

右某奉勅差知杭州軍州事已於今日二十六日赴  
上訖劄奏陳情幸諧於前命自中易外獲領於便藩  
切念某學術迂踈器能樸陋蚤際重熙之日寔淺階膺  
仕之榮徒知執節以致忠不能應機而趨務歲月持  
久寵光益蕃雖要職之屢更願微勤之靡効間以親



闡之養懇辭計省之勞旋改近班俾分外鎮矧東南之奧壤號繁劇之名都遂其夙心實亦優寄此蓋伏遇某人協和元化俯徇物情議論繫乎重輕任使均其勞逸敢不益堅素守勉布寬條上酬覆露之仁次荅陶鎔之力

回韓舍人啓

右某啓伏審祇奉寵章進司明命伏惟歡慶切以朝家百化整整萬官林林曰重與輕自內而外况直星垣之秘處天禁之嚴文章之所本原號令之所基始

鼓萬化之動莫尚乎辭奉三代之英以至于道號爲清貫屬在元英伏以某人德粹行方學老文鉅爲之典策可施廊廟之崇語以名聲宜冠公卿之重歷登聯仕常邇清光遽陞秩於春華遂試才於翰墨旋繇宮邸密謹宸趨二螭之坳旣重史職四禁之祕復與詞林以士論之居高故袞章之特異擢名近掖式越珎群敷天下之言一還於深厚通省中之直猶出于嚴疑矧復通國政之論思自上心之東注若夫台望繇此階升承禮意之相先辱賤修之來貺感銘無旣



交萃衿膺

回賢良李秘書啓

右某啓伏審奉方聞之語寘絕異之科寵榮特渙驚駭群聽切以朝廷考百化之統究萬微之源內則參和於廟堂外則博訪於郡國尚慮疑異之至有幽而難曉經綸之術有鬱而未通乃於簪紱畎畝之間起策謀文學之士俾造便座極陳昌辭指朝端之紀綱論天下之利害上切親覽弼成化功伏以賢良秘書學該天人識洞今古聲華溢于韶夏行實粹於瓊琳練達經權講通治亂賈誼宣室渙對於席前平津太常首承於召見脩程伊始親議所歸方拭目以想聞遽裂牋而見授情文甚厚衰拙何勝永光篋笥之藏愧乏瓊瑤之報

回賢良范秘書啓

右某啓伏審入造明庭恭承八閭擢陞異等光駭衆聞伏以賢良秘書承學臻本原言有闡域精識萬變渙天人之交大名一飛在日月之下以久大自處而不習章句以功業自期而好談經綸賈楊之鴻藻何多



晁董之芳筵盡在頓自上心思啓沃之論淡詔執事  
舉方聞之賢薦書適遠於九閭俊譽已交於多士程  
文禁閣並厠於羣英奉對宸儀超躋於上第龍階尺  
木之翼鵬漸南溟之圖號爲得人丁此盛旦猥承大  
軸之祝首講好言之勤在於疎涼非所宜稱愧乏瓊  
瑤之報但光篋笥之藏

泉州回交代啓

膺命筮追藩交龜視事不德踰爵無裨漢詔之嚴善政  
告新幸服簫箴規之誨喜及瓜而爲代傷折柳以贈行  
詣闕旌軒淹致堯而有素攀轅父老思借寇以無階  
促祖禮之空疎賸思心之愧結去德未移於旬浹因  
風頰寄於年華敢曷謙矩之光加有公函之賜異辭  
溫密誠虛長者之懷褒指勤能似重宵人之過永言  
佩刻迥異等常顧水驛之阻修逼年籥之適暮勉祈  
寶齋前拜寵靈禱系之私刻濡曷旣

賀文相公樞使啓

竊審拜恩宸闕正位樞廷伏惟歡慶恭惟樞密相公  
望重本朝聲加殊俗抱夔龍明允之業會堯舜光華



之辰忠言嘉謀盡上前之啓沃入輔出帥繫天下之  
安危四方于宣二府更踐上方尊任舊德圖迴太平  
委大柄於機衡運深籌於帷幄雖本兵之地載副於  
具瞻而當軸之司□□□□任某聳聞成命增忤鄙  
踪恨守外藩阻移崇屏

回秦州知府錢瑞明啓

涖官東周無日暇給引領西屏若天阻遙勤企謙游  
積淡棕悃久稽寒暑之間懼責高明之威忽辱眷私  
遠煩禮訊竊惟節制方面奠安藩維神明擁全戩穀  
來相伏惟某官識通聖奧德重坤元行業幾于古人  
經藝純於當世光映朝列簡在宸衷延登書殿之崇  
總統麟符之重敢冀副上之睠御生以和茲用感藏  
豈勝談悉

省主端明韓侍郎啓

伏審祇奉制書總司計籍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至誠  
格物奠學際天飛步書林文采昭於羣聽正冠憲府  
風聲凜乎四方厥從事物之勞繼得藩宣之請化行  
右蜀入尹上京理狀亟聞帝衷彌簡領縣官之經費



尚屈周才代天工而燮調佇諧僉議某屬嬰官守阻  
筵賓除扞蹈茲深名言罔既

呂樞密啓

伏審顯膺申吉榮貳內樞伏惟慶慰恭惟某官資以  
天高美由世濟親觀亨嘉之會自祈睿聖之知材用  
之全所臨必最禁嚴之選其歷始周繇右蜀之召還  
領中都之經費上心已簡師錫攸歸籌幄深嚴已參  
於坐論國鈞繁委卽應於具瞻某限守藩方阻趨賓  
屏側聆渙號徒扞深衷

回校勘孫學士啓

伏審被命宸庭升榮文館伏惟懽慶國家纂襲慶緒  
網羅藝文惟名號之浩繁重簡編之外缺旁求時彥  
增置舊員豈徒正錄略之訛蓋亦廣賢才之育校勘  
學士業履尤異名稱甚隆向在先朝首當高選緝羽  
陵之紛蠹覲金匱之幽藏歷日居多疇庸果茂先貽  
啓幅敷敘榮期感扞之深名言罔既

賀李大尉啓

竊審榮加使節出鎮侯藩明命載傳僉圖允協恭以



知府太尉長才經遠敏識通微世濟美於大忠家聯  
華於近侍蚤更中外之寄夙藹縉紳之稱吳國撫封  
久思於畱務漢壇授將初建於齊牙仍殿重邦併光  
優渥元戎十乘已宣建帥之威泰階六符卽正熒煌  
之座方聞殊拜增抃鄙懷其諸瞻祈難以文諭

回知瀛州府待制啓

言念竊便藩之寄越在天隅瞻帥閫之嚴悅如霄極  
惟神交之畱念煩手記以相先宛然成章永以爲好  
伏以某人以道旨鎮與時會亨進更臺閣之游積有  
朝廷之望維比之分邊防且嚴重天之威兵制盡在  
况直雲章之秘方司武律之崇併授權綱用清氛禳  
行促追鋒之召入持造物之鈞冀保興居庸符公望  
判府相公問候啓

近以國家載煩舊德專鎮大邦阻窺上衮之嚴昔大造  
勳材之盛明神薦祐景福如歸伏以某官大方無倪  
全德若隱武公之政宜在國人文子之勳復刊盟府  
然且解魁衡之務重屏翰之權孟津三門已給甘棠  
之愛函詩七月載歌零雨之思庸副具瞻大庇羣品



敢祝爲上毗倚精調寢與私所禱祈坐勞懇悃

回慶州經略觀文孫侍郎啓

伏審就膺詔書移奠侯服夙叨獎願不無懽心恭以  
某官推誠在民以道結主出處聳當世之耳目議論  
繫本朝之紀綱故日月之光得以明其義雷霆之下  
不能移其忠上以天下之雄時惟關中之會維周之  
翰申伯偃藩自陝以西召公作帥然考來今之制此  
爲元宰之基納願無常治書見貺意非詞盡感與抃  
俱

回秦州密學侍郎啓

伏審外改使符西鎮侯服斗樞進直朝望增榮伏以  
某官性明而誠體靜以正中外共仰聖神所思頃繇  
司牧之卿進拜綠蓋之府出持漕節曾未歲辰上惟  
奏谷之雄前控戎庭之會特煩鎮撫用邊披猖總提  
數道之兵大建一方之政茲實巖廊之漸允符薦笏  
之言致慶未遑流書見枉感銘抃系交萃悃悃

回河東都運孫侍郎啓

伏審肅拜制函進陞書殿地兼權重才與望并伏惟



某官體被中和德合方重露賢才而特起會聖旦之  
重雍向領帥垣翹專方面上以大鹵之奧部天驕之  
接疆輸轉至煩調度頗悉足兵足食將仰於周才爲  
龍爲光豈量於後拜何期抑遠辱飛牋謹於置藏  
永以爲好

賀運判啓

伏審顯膺渙綽出貳均輸爰擇剛辰以諧上禮伏惟  
慶慰伏以某官秉心醕粹植操清夷蚤邁休期荐更  
寵數圭府佐治方成刺部之猷蕩節宣威爰假工商

之畫矧惟下車俯爾投刃皆虛暫資強富之謀卽奉  
清閑之謫叨分寄任始喜同官抃躍之誠剡削無諭

回賀編校丁學士啓

伏審榮拜王言進居文職且賢者器業已爲人之所  
知而朝之公卿繇此塗而登用伏以某官學奧知鉅  
德粹行方入紉四庫之書深被九重之眷權陞詞館  
度越珍羣行居天禁之嚴仰直星垣之秘側聞優拜  
倍積抃棕煩禮意之相先遽牋修之來貺玩詞益感  
敷敘奚周



觀文侍郎啓

伏審狼避樞衡出專方面進陟天官之貳榮躋書殿  
之華制命傳聞歡頌交慶伏以某官均岳之鎮得坤  
之元簡在聖神踐塵中外本兵之府勞制勝於未形  
瀕海之邦暫均休於共理明詔一出先聲四飛側聽  
下車卽聞報政惟恐中塗之召促調元鼎之和系詠  
之渙敷宣罔旣

回盧龍圖啓

伏審得請宸廷專制方面號稱東海之表仍寵駟車  
之榮上眷素隆懽頌交慶伏以某官以道結主推心  
及民議論繫本朝之紀綱出處聳士人之觀聽暫解  
經筵之務邊分藩屏之雄齊曾連疆報政不須於暮  
月勳華當宁經邦卽賴於謨明會承驛置之來首枉  
幾修之貺茲用感服豈勝究宣

回定州傅密學啓

伏自進直斗樞領府朔屏謀帥之重注意益隆惟幙  
府之初開係靈襟而加謚伏惟某官抱噐閔遠逢辰  
靖嘉內外展勤文武惟憲中山屏翰北道襟喉常宿



勁兵號稱要壤聊護諸將式遏一方矧隣好之締修屬戍防之罷警行膺迅召別遲登庸猥荷眷私遠煩音訊曲敦契舊倍切感銘

回洪州施刑部啟

近膺中詔出守外藩理舟御以泐流敢稽嚴旨奉親輿而至部幸慰慈顏承候置之遠貽辱珍滕之見貺持謙自處匪異異牀推美過隆有如華衮此蓋某官方繇器望適統藩垣蚤者奉朝實託雅游之厚今茲忝寄又通隣道之權尚阻披承倍淡感系

回沈郎中啟

側聞優拜上恩往釐外計地兼權重才與望并伏以常宿勁兵實最他道率資用調亟委均輸申命數以載隆總事爲而益厚伏以某官周才應務遠識前民乘西洛荒歉之餘盡歸經畫奉朔易浩穰之給佇出謀惟由此階升別膺柄用願言珍嗇以慰傾凝

回陝西運使蔡司封啟

言念日月不居悵歲華之易得江關式阻曾記問之難通伏辱郵音特形禮意承按行之多暇擁諸福以



假寧伏惟某官蚤逢聖神自奮謀畧沉淵粹美以內  
富激昂感慨以特高矧茲陝服以西號為要地朝廷  
之任式藉通才尚希保和別膺寵任

回廣西沈運使啟

向者承祇事□言過弊封暫□□□□□□□□  
之重請行甚□結戀茲深諒安□□□□□□□□  
之間眷存量厚感戢增多矧惟才遠而□□能以介  
臨按遠□所□出車之游召歸嚴宸□□□笏之賜  
願持生□庸副虔詞

衡州國博啟

伏審某官顯膺綸綍出領使麾殿衡岳之名都冠荆  
湖之鉅屏徒茲□重□□均勞豈謂特示隆私□貽  
芳檢篤叩勤之雅誨摘葆餘之英辭□□露冕之餘  
無慶高壺之樂民俗歸厚已銷南顧之憂堯世疇咨  
宜倘西清之間克伸謙集增煥邇班傾頌之□翹疑  
更積

陸太傅啟

郵驛相遼聲猷且阻忻聆二政多所上聞近者猥示



榮緘備形謙德曲啟獎飾之旨極摛彪綯之辭繹玩  
于三寘藏不戒餘杭會屏東浙要封屬當贊治之餘  
益振批軼之利坐旌美課行峻榮階歌薰在辰浮瓜  
阻宴傾企之素敷敘奚殫

建州運使曹郎中啟

曩涖朝班實託雅游之厚洎分郡寄復通隣道之權  
猥辱注存遠勤禮訊詹言清晤彌切中藏伏以某官  
適總□□夙推時望風生列壤欽抗志之澄清績奏  
中臺荷褒恩之優渥歆炎方熾會見尚賒系激私節

矜膺交萃

回宮使曹相公啟

竊藩垣之便越在遠方瞻門戟之嚴况無虛日承抑  
宰衡之體時頒使驛之書諒惟拱揖大和介受景福  
伏以某官應時間傑與國純忠在環衛之崇尤號啟  
固加戚里之近最爲賢明更冀對時之休御生以道  
匪私勤禱抑衆具瞻

回唐龍圖啟

伏以延閣疏榮高牙開府口洮河之種落握大鹵之



師屯節制森嚴表儀體重□□常始傾軫尤渙伏以  
某官盛德鎮時嘉名拂世忠義所激高視於古人權  
任所專威流於異域遠煩禮訊欽荷謙光感篆欣瞻  
併叢惓惓

謝隣州知通啟

近膺中旨出守近藩瞻言篤信之邦俯出經塗之地  
荐呼趨而枉駕陪提塵以聞談逖念眷私實懷感著  
屬茲視事之始蚤稽剡牘之儀紆惟首夏清和惠條  
寬肅處於餘裕固練神而有方給布權謳行辦裝而

趨召

杭州侍讀啟

嚮者赴治鄙州借塗上府游瞻姿望特荷獎延置酒  
宴堂屢齒下座解維客艦旋遠重門領職伊初望風  
寢阻恭惟靜鎮居叶淑祥伏以某官內閣元臣禁林  
舊德簡侯分闡聊福斯民曹參治裝行須大位伏冀  
上爲明盛善保粹真

建州林書記啟

言念雖處僻郡多謝來賓人豈慕於生芻禮敢忘於



瓠葉賞心樂事幸可備於良辰旨酒嘉肴絕將意於  
君子尋以睽判慙無宴歡豈謂惠書過承雅好但捧  
味而無斃卜款會之未期更冀珍調以需光寵

回賀劉秘監啟

伏承拜命爲藩洎辰立政何撫封之在始特貽教以  
相先禮意曲隆銘言不旣矧惟踐靡華貫徊翔盛時  
九寺近班最重蘭臺之長四明要地適分竹使之符  
行聽政成別膺詔委連名部署實假隣光尚冀珍調  
少慰傾想

回知太平州李郎中啟

外塵薄服勉奉官成雖維一隅距更數舍積有□齋  
之戀僅稽□驛之行敢從順風獲此來教如奉燕集  
諄諄所談抑聞寢興簡簡其福旣感且并非言可窮  
矧著幹聲之聞將結主知之厚冀精道味以蹈天和  
回新嘉禾知郡郎中啟

曩聞被命未遑馳一介以舉書徒切傾風不啻逾三  
秋而結想忽詒汗竹之訊審赴及瓜之期甫邇晤言  
預淡扞幸矧惟領劇藩之久次踐華省之上游竚報



政成更比齊侯之速別膺大寵旋觀漢札之飛餘冀  
珍調庸符詹詠

錢舍人問候啓

言念川陸差遠信郵僅疎虹蜺之光適此東望金  
之問遽然南來損抑載深感服良厚伏以某官文鉅  
且粹行高而純道靡緇磷溫其美玉之潤心無枉撓  
淵然止水之明行奉節騶復陞詞掖冀精道味以永  
天和

賀正

兩府啓

伏以元者氣之始惟君體元而謹時正者天所徵惟  
臣奉微而嚮福恭以某官自天倬粹與聖會亨講明  
密勿之謀修潤太平之業燮順陰陽之著以輔乾坤  
道迎邦國之祥用安社稷神靈所祐景貺如歸某限  
守侯藩阻趨材館

王密學啓

伏以歲更其次起王道之端律生於陽爲人事之紀  
伏惟某官象德渙厚對時靖嘉坐宣方面之風積著



斯民之惠踐迎首序翕受繁禧日暮詔音光華柄用  
未繇慶謁徒切頌祈

發運提轉啓

伏以人時謹法視太始以爲元王政更端奉三微而  
建統伏惟某官周才應務遠識前民出按方維稔聞  
於晷日入趨宸宇欽奉於休恩踐履歲元膺受福嘏  
慶頌之切敷敘奚殫

又

伏以律生有元氣復其本與時偕長惟道所存伏以  
某官業履清修才靈敏給居集按臨之効佇膺懋賞  
之書羣陰旣消諸福如召良渙祝頌安可究宣

回知通啟

伏以損益相參消長云變斯見天陽之漸以爲君道  
之元况德名之講聞固方穀之來助會馳介紹垂旒  
戩修載窺巨麗之辭過執謙虛之意良渙感戢安旣  
諭云

賀冬至

昭文相公啟



伏以斗柄建子叶萬寶之始萌緹筦生陽慶一爻之  
來復恭惟某官代天理物輔世長民坐調元化之工  
力助聖時之祐履茲令序密擁繁禧某限守侯藩阻  
趨鈴閣云云

集賢相公啓

伏以推日于天起牛宿之一度驗氣以律生復卦之  
七分恭惟某官同秉國平密調物理助成神化之妙  
致協聖時之和踐茲令辰叢厥休祉某限居藩守阻

造鈴齋

云云

歐陽侍郎啓

伏以直斗於子律旋於宮陰已剝而羣佞消陽始復  
而君子長恭惟某官夙謨九德叅理萬機屬庶彙之  
將萌慶大賢之受祉履時長至與國同休某限守侯

藩阻趨林館

云云

叅政趙侍郎啓

伏以日至極南晝移伊短迺天陽來復之始實君子  
履長之初恭惟某官職佐萬機位叅四輔助權造物  
之柄協贊代天之工適丁慶辰茂膺殊祉某限分侯



屏阻詣鈴齋 云云

樞密侍郎啟

伏以日纏牛斗氣正虛危仰觀運之迭移俯迎時之  
長至恭惟某官腹心社稷柱石廟朝雍容宥密之司  
提振樞機之務惟時格祐與國迂衡某適領侯符遙

瞻鈴閣 云云

胡副樞啟

伏以羲經復象一陽來子位之初太元首辭萬物奮  
黃宮之下恭惟某官華國重聖命覺民真儒職參樞極

之聯力奮經綸之効踐迎長日倍擁繁禧某假守海

隅阻對台席 云云

呂副樞啟

伏以一陽來復慶君子之道亨萬物潛萌協天元之  
序正恭惟某官本朝耆德當世鉅賢發相門之長才  
贊樞府之要務順迎令序坐擁純禧某屬守候封阻

趨賓閣 云云

陳副樞啟

伏以乾文仰察日居大昴之躔律筦下旋候應黃鐘



之氣恭惟某官才隆時棟忠結主心贊樞近之繁機  
舒弼諧之素蘊適丁長至翁受寵禧某限剖侯符阻  
遙台席

回翰林學士攀違啓

近由分虎之行嘗展登龍之別東門縱緯方悵隔於  
清班西掖演綸遽寵貽於珍翰重形離化益動黯消  
感戀所深敷揚曷旣

回吉州李殿丞啓

地處海壖路賒江表徒飫聽於善政曾曠日於飛郵  
何雅故之弗忘遽函封而垂錫繹披緘誨悅接名談  
仍聞坐鎮之餘洽播袴襦之詠抗懷獨運嚮福均濡  
庚伏尚留讌期尤阻逖惟舊好紛集縈懷

回張學士啟

言念契濶風期差池歲序適臨便郡俯接提封才安  
所治之居遠得及時之間眷存良厚感服自深伏以  
某官業履朶中才紹經遠外專利柄方司臺部之權  
上簡帝心行踐禁林之選願持生術庸副虔詞

回謝提刑啓



肅奉帝俞獲司藩政會即封之伊始於上記以未遑  
敢惟講好之勤首辱貽書之貺詞與意厚感將愧并  
恭惟某官席美朝紳主平邦憲自奉光華之使益宜  
欽恤之刑行奏殊能別都顯任未前披覲徒切瞻祈

回潤州章郎中啟

審奉朝綸榮紆郡紱領一都之會風望匪輕控大江  
之衝事權尤重疆場密接翰牘先詒蒙潤居多輔車  
有賴伏以某官性資廉敏材識淹通盤錯著能荐委  
于藩之寄都俞即協別疏不次之恩會見末出系瞻

徒切

回蔡運判啟

近荷優除忝臨要地雲霄在望孤奉乎明綸翰牘流  
徽遠詒於慶問伏惟貳口臺之優寄分部刺之劇權  
百城望風萬里迎办矜寵函之訊召即禁省以陞榮  
系脉感銘衿膺參萃

回賀新提刑元郎中啟

伏審就口詔書移按獄事伏惟歡慶恭以某官懿文  
景行亮節冲規蚤膺郎選之華出布藩條之重休聲



既著至簡於宸心中異有常遂專於使旨方依臺部  
式抒悃棕先枉牋修倍溪感系

與曹司封啟

自遠規猷動更晦翊仰思確論鎮極勞懷屬春令之  
方中納天倪而見順恭以某官忘機沉略樂道養恬  
都捐冠冕之榮淡得烟霞之趣內量汎務企服高風  
卜披會之末期但凝瞻而增劇

回茂才投贄啟

數日前伏蒙猥示長牋兼詔感制文意高古橫述作  
之宏規辭旨冲謙隆進趨之妙矩再量膺□詎測淵  
涯唯阻觀於英儀但永銘於珍蘊其爲感荷罔悉名  
言

回兩浙運使學士啟

近膺寵詔出布寬條夙戒舟虞也亂長江之阻前瞻  
臺部方依大府之嚴敢謂惇明未忘契分先垂尺牘  
之貺遠置行郵之來窺繹藻辭倍增銘鏤卽承接承於  
高論罔究述於鄙棕

回睦州李虞部啟



審涓剛辰榮諧美任古治中之職郡之紀綱半刺史  
之權事皆關決矧郎官之充選方士望之推高行遲  
政成別膺登課猥承隆眷特貺珍題感篆欣詹敷染  
奚盡

回發運張學士啓

瞻轉漕之崇遠依屬部通信問之缺已期順風遽辱  
賤修之來特存禮好之厚茲用感服豈勝究宣切惟  
行方而純文鉅且粹入奉禁籞不違清光對闕音筠  
率判欵緒別膺寵數更踐榮階

回越州教授吳秘校啓

一水相望長踐遠貺鳴玉鏘金而盡在布錦列紳以  
何多載窺鉅麗之辭徒切置藏之厚矧惟學術該洽  
素有淵源行實清脩頗知翹嚮祈克全於禮制將  
漸於亨塗餘在詹疑安可云諭

回新知越州章學士啓

審被俞音出司藩政眷是會稽之重號爲百粵之雄  
擊柝交聞方喜疆場之接飛郵遽及俄承竿牘之貽  
翹俟仙舟併親餘論感銘扞系參萃悃悃



回提舉慈孝寺李左藏啓

近荷優除忝司善郡奉親輿而至部方幸便安布寬  
詔以臨民敢辜付委猥承雅眷速枉珍珍矧密侍於  
天光久著稱於材武願言加嗇庸副翹詹

回高崇班啓

自遠堯庭遽臨吳會屬事爲之倥偬憑郵置以濶稀  
俄辱園函曲敦雅眷矧日趨於朝謁惟密侍於天光  
宜保祥經聿迎馘穀勉希將重別迂寵陞

回湖州知郡徐郎中得替啓

伏審膺十行之札榮被代還奉三年之成旋登課最  
矧雪溪之雅俗擁吳會之故墟耳剽風聲頗光朝選  
辱珍題之見貺詠厚意之周勤披晤匪遙敷敘奚旣  
回賀張皇城啟

伏審被命出麾消辰頒政伏惟歡慶恭惟某官起於  
將闕舉有賢才用金板之謀屢專武事奉牙璋之寄  
更重邊威帝念且深軍聲自樂遠煩牋翰能不置藏  
餘冀保綏以副言願

回謝知通啓



比膺俞旨出領便藩屬總事之二云勞愧馳書之未逮  
敢惟勤誼特枉誨封講好甚勤玩詞增感矧長才之  
濟務方美任以逢時宜祿太和前對光寵

回蔡郎中啓

得郡海瀕望風天角高才景行役懷想以徒淡議政  
仁聲播傳聞而已久行膺甄擢別對寵光遠辱坳滕  
過形厚意感藏無數敷染奚周

別紙

曹待制

某啓別後計君侯浮穎亂淮自冬涉春道路之勞加  
以吳閩從舟上下湍險復可怖恐是行良苦然旣至  
則溪山城郭署居食飲丹荔夏熟雜花秋香雖天下  
佳處當不能過之矣士人有淡明經術敵尚節行閒  
暇與語大醒人意始朝廷遣君有經制久遠之議度  
君至部或與遂成之則一方幸甚南地多熱君侯愛  
重三月二十二日不宣某頓首

黃太傅

久不作書無他蓋無事不須縷縷承示及已言之有



南來人奉詢多言足下太寬而少嚴雖字人者當然  
其如鄉中詞訟若狡者不禁則無理者妄作故是是  
非非懲之恕之乃可爲政若用寬仁事益繁而難精  
不可不察某頓首

觀文侍郎

某啓舉公書伏承慶待外起居萬福知憂撓多端情  
綜不聊幸寬中人生最淡者惟愛耳至於材處萬事  
不爲物役賢知普及之愛則未能逃之者蓋於口也而  
生戒安可逃哉然知其無可奈何就日月漸遣之憂

思傷人無形願省覽不宣某再拜

歐陽永叔

某再拜嘗已拜違伏蒙賜手牘展繹荷戢波流雖云  
未增載輕可行少候舟人辨治便卽解去浩然之心  
壯年尚能持習今老矣復何繫哉無入而不得唯恐  
智短而道遠求之行之沒世而後已佳山水美魚稻  
我自存之而樂孰能禦哉承教固知有見慕之懷何  
可得也謹奉手啓上謝不一一某再拜

元郎中



君得武陽待次錢塘予爲郡守自寒食游西湖入靈  
隱天竺二穀雨賞花過吉祥龍華淨明及民間園館往  
往傳於篇詠誠可娛也君將之官予亦被命南都雖  
未及符計非久留異時聚集非復有此臨書益自惆  
悵耳

陳秘書

某啓自外除後宿疾未痊心意不聊辱書并近文數  
十首枕上窮卷不知筋骸之攣苦予之文詞日益新  
道義亦隨而有加焉其有未至者當相見日評是非

□□□□之論則今世未□有定分某則不暇爲此  
某荅

荅戶曹葉君

十一月十二日某頓首頓首比聞足下有闕中之憂  
方執喪在疚禮不得弔又以聞之過時不果脩問唯  
重稟今奉書以某撰次先文表誌勤勤爲謝某嘗以  
爲文者當有典法言之於今而見者可信傳之於後  
而聞者無疑是曰文已自惟所作不逮前人故論述  
功德以稱當世之士大夫者莫敢當也足下以里中



之舊項以見命雖復編次事實第不能贊發賢者之光而充滿孝思之志用是爲愧足下過懷謙抑爲意停厚殊非望也惶悚惶悚冬寒幸飲食自壽蔡某頓首

提刑方郎中

某啓蒙教精密見望殊深然某處繁劇五年之間無一日不在思慮之內以是神明自耗不獨筋力之難勝也雖得錢塘而多事甚非自適之所豈暇作區區事耶目前遣了以免官責而已儻一日得自遂乃天

幸也因風示誨不一一某上

知郡陳駕部

某啓輦轂之下號爲勞苦况茲計省罔有暇日退休賓客續續無窮至或親知不暇交言而去朝車臨訪無緣從容今茲出守復爾睽闊瞻馳素懷豈勝鬱邑謹奉手啓敘別不一一某頓首

彥猷學士

十一月十一日某再拜賢第殿中君雖同年而未嘗接識至京又不往還但有見君子多或稱之前月十



八當直後殿輒見其作爲動搖山岳雷霆之下挺然  
不動遂得春州之行斯大可嘆駭前史所載古人事  
豈復能過之耶惜其不幸所論不從而身竄窮荒愧  
朕何極近有勅旨戒放三州身丁米斯聖情哀矜遠  
民之深故有是舉今歲都下大寒非常近登 陛首  
問負小茗造作之因殊稱珍好恐知兩日前堂中下  
進奏取江西及福建赴治月日後通節未有聞不知  
作何行當是別有命耳夜寒筆凍揮灑縱橫願君候  
恕之 某再拜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二十八終



